

爆米花·冻米糖

王乐天

小时候，爆米花师傅很常见，脸膛总是黝黑的，整天戴着的破帽子也是黝黑的，隔三岔五，他们就会挑着担子，一边是打爆米花的加热釜，一边是装煤球的箱子，木箱下层是与加热釜相连的风箱，来到离我家附近的晒谷场或弄堂口，摆上黑不溜秋、呈腰鼓型的密封加热釜，铺开竹簾（竹篾条编成的桶形盛具）、布袋，烧起煤球，扯开嗓子，大声吆喝起来：“打爆——米——花——打爆——米——花！”

每当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时，正在玩耍的孩子们就会循声而去，围在旁边凑热闹。我自然也不例外，跑回家缠着母亲说肚子饿，要吃爆米花。母亲常常拗不过，就从米缸里舀出满满一勺籼米或粳米，带上糖精和一个可以盛放爆米花的米袋，拉着我过去。

此时的晒谷场、弄堂口早已围满了观看的人群于是，母亲也跟在歪扭的队伍后面，我则尽量往队伍前挤，目不转睛地盯着爆米花师傅的每一个动作。那情形像极了南宋范成大记录的吴地风俗“上元……爆糯谷于釜，名享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

众目睽睽之下，师傅利落地将一碗碗的籼米或粳米从加热釜的上端倒进釜内，加点糖精，再合上机头锁口，架在煤球炉上方，然后一手拉风箱，一手不紧不慢地摇着加热釜，同时用眼睛观察着压力表。有时，他还会漫不经心地叼上一根烟。火苗一舔一舔，与加热釜的转动节奏十分默契。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后，釜内气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师傅就停止加热，将加热釜旋出炉火，迅速用一截钢管套住加热釜上端，一只翘起的小橐把，一头接上盛放爆米花的大布袋，然后扳起加热釜，朝向天空，悠长地喊出一声：“放——炮——嘢——”见此情景，大多数孩子定会躲得远远的，捂紧耳朵，只有胆大的敢站在师傅后面目睹出炉的精彩瞬间，随着“嘣”的一声巨响，一缕白烟随之扩散，此时，爆米花的香气就迅速弥漫开来。但见师傅手里的那个大布袋顿时涨得鼓鼓的，师傅拎起布袋，左右上下摇晃，一粒不剩倒给了顾客，紧接着进入打下一炮的程序。此刻，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抢溅落在地上的爆米花，把这些“漏雨之网”放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嚼着，脸上充满了兴奋和满足。而每逢爆米花师傅高兴时，就会朝你努努嘴：“姆，来来来，让你摇。”这时候，这名幸运的孩子会不顾一切抢先上去抓住柄柄，把黑溜溜的加热釜转得飞快，直到师傅喊叫停时，才恋恋不舍停歇下来，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提起爆米花，就会使人联想到冻米糖。孩提时，喜欢甜食的我对它情有独钟，而父母也总会想方设法弄给我品尝。

其制作工序比较烦琐：先将上等白糯米炊熟，晒干，在室外冻上一个晚上，变得粒粒晶莹，经爆米花机爆成米花，然后将爆米花和由白糖、饴糖熬成的糖浆以及猪油按一定的比例，一道倒入抹了一层菜油的口型木头模子里，上面撒些桂花，再拿一个同样抹过油的擀面杖，将冻米糖擀平、擀实，稍凉后卸掉模子，切成一块块小长方块，就成为一个个黏黏的冻米糖成品。尽管当时民间制作的冻米糖较为简陋，却香甜松脆，成为一种受大众欢迎的美食。温州地区众多的冻米糖品种中，尤以乐清大荆的冻米糖最为纯正地道。现在的超市里，也可以很容易地购买到类似于冻米糖的甜食，如“米老大”系列；有时一些人家办喜事回赠宾客的小礼盒中，也会偶尔翻到一小袋装的像“泰国炒米”之类的零食，但相比之下，孩提时的冻米糖要硬一点，脆一点，当然味道也更纯正。

如今的爆米花早已“华丽转身”，沿着繁华的街道，不时看到一个个自动的爆米机。洁净的玻璃柜里放置一盏灯、一把勺、一个炒盘，随着营业员的手一转，盘沿就会不时地挤出爆米花来，原料大多为玉米，白花花，黄灿灿，充满了奶油香，大都用斗状纸盒包装。对这些“膨化食品”，我也会忍不住买上一盒，但总觉得不如当年家乡爆米花师傅用黑黝黝的加热釜制作的爆米花。

落雨天，吃麦饼

戴柏葱

乏的年代。祖母为了省馅料，多做几个麦饼，常常把饼边留得厚实了一些。大人们吃习惯了，我们却很不喜欢。常常把里面的菜咸吃光了，留下一条厚厚的饼边，然后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拿出去扔掉。不过，如果被发现了，那是要狠狠挨骂的，说我们不爱惜粮食。

麦饼火也不好烧，因为麦饼最后放镬里烤时，不能像平常一样让火集中在中间烧，要均匀地分开一圈围绕镬边烧，而且还要注意火候，否则容易烧焦。我们当地的谚语说“烧得了麦饼火，做得了好新妇”，就十分准确得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每次做麦饼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大人们从灶洞前的柴仓凳上给赶出来。

那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第一个麦饼熟了的时候。只见祖母手起刀落，三下两下，一个麦饼就被均匀地分成了四割(huō)或者六割了。我们每人分得一割，然后因为还很烫，总要边左右手换来换去，然后吹好几口气，才忍不住咬下第一口。有时候因为耐不住性子，嘴巴免不了要被烫一烫。麦饼切出来，根据大小，还有专门的叫法。完整的麦饼，叫“个”。一刀从中间切下，分两半，每一半都叫“一边”，一般大人每人分一边；麦饼从中间切“十”字的两刀，分成四块，每一个块叫“一割”，一般小孩子每人只能分得一割。所以，如果你经过一户刚做好麦饼的熟人家，人家说“日昼吃罢未？走来麦饼吃边先”，还有“日昼吃罢未？走来麦饼吃个先”，这三句话意思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你“神头”要“拎清”，让你吃一割，你却拿了人家一边或者一个，那是要遭白眼的。反之，人家让你吃一个，你只要了一边或者一割，那就是相当懂礼貌了。当然了，也有人叫你吃，其实只

彩虹“吸”我秧田水

徐贤林

水，还不被吸光？从此以后我对彩虹就特别关注，我发现我村上空出现彩虹时，它的一端总爱扎进水库，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我何不跑到水库坝上亲眼目睹一下彩虹吸水的情景？无奈现彩虹的时间太短了，最长也没有超过10分钟；如果在水库坝上蹲等呢，却又不知几时能现彩虹。当然，彩虹总是神龙见尾不见首，它常常一头扎进楠溪江一头搁在芙蓉崖上，我就想，它将楠溪江的水源源不断吸到芙蓉崖上，那里肯定发大水；彩虹也常常一头搁在鹰嘴岩一头搁在象山尖，那么它只能吸山林里的水珠了。终于有一次，彩虹直接扎进我家的稻田里，我爸在插田，我站在田角头，下着毛毛细雨，西边雨止现青天，我眼前突现异象：一根粗大无比五彩斑斓的光柱直直罩住弯腰插秧的爸爸，光柱闪烁，水珠被放大了好多倍，滚动着表面放出多彩的光，爸爸惊愕地停住手中活，我竟忘记了惊呼，这条光柱在稻田里缓缓移动，足足逗留了五六分钟。在周边劳作的农民后来告诉我，彩虹扎进你家田里了。有趣的是田水倒也没有减少。此后彩虹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作文里。我的童年的彩虹给予我无穷乐趣。

上中学学了光学懂得了虹霓形成的机理后，彩虹神秘的面纱被剥离，这令我沮丧，我还是乐意相信虹能吸水。不过对彩虹的钟爱丝毫没有减退，每逢雨霁，总希望蓝天的某一角出现一条哪怕一截七彩分明的彩虹。然而我发现雨后的天空出现彩虹的概率越来越小，连楠溪江流域也甚少见到，也许是雾霾遮掩了水珠的表面等因素使然吧，我在期待、盼望中慢慢失去耐心，彩虹在我的心中也慢慢淡化。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有许多自然现象也消失了，例如“空谷回音”（在楠溪江流域又叫“应山脉”），那天我再游楠溪江北坑景区时，忆起童年在这里斫柴，回音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站在峡谷里随便大吼一声，回音激荡不绝，尤其在一处叫“罗隐岩”的悬崖前吼一下，会产生三重回音，甚是有趣。于是，我童心萌发对着峡谷幽深处大吼一声，但是回音杳然，这是怎的啦？有人解释现在植被茂盛，声音被缓冲吸收，我后来又多处

小时候，祖母曾教过我很多山歌和熟语，多年过去了，绝大部分都已忘却，剩下还有几句，一直记忆犹新。

譬如“当着不着，额坎头贴膏药”，我就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大半生以来，“神头”特别“拎清”，许多无谓的错误也少犯了很多。

但要说记得最深刻的熟语，却是“落雨天，吃麦饼”这句。而且，每逢落雨天，这句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而后，常常面对着窗外的雨丝，缓缓感慨一句：“落雨天，吃麦饼”。倘若寻得机会，还会特意出门去买个麦饼回来，就着粥影汤愉快地吃起来。

有一次，孩子特意问我：“老爸，为什么说落雨天吃麦饼啊？难道不落雨的时候，就不能吃麦饼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了童年时的故乡。

落雨天吃麦饼，是祖母告诉我的。但她没告诉我为什么，然后就忙着去找麦粉、掺麦粉、剁菜咸、摊麦饼了。我猜可能是下雨天的时候，不用干农忙活，空闲一点吧，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

那时候的麦饼，就是一道美食，不常做。只有像这样的雨天，或者家里的男人们要去远山干活的时候，才会摊麦饼。我们当地有句谚语说“冷水冰冰，蚊虫叮叮，爬爬山岭，吃吃麦饼”，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小时候，我就喜欢跟着家里的大人们爬山岭去干活。山路真的遥远，树林真的茂密，但能在日昼时分，分到他们当午餐吃的麦饼，就不觉得路途辛苦了。那时的山泉水好冰，但格外甘甜。麦饼也凉，但不觉得冰，吃起来感觉特别踏实，因为肚子被塞得满满的。

麦饼不好做，特别是在那个物质匮

温州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白天又断断续续地下。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西边灰蒙蒙的天空惊现彩虹，这条彩虹架构恢弘，光彩夺目，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形成圆润无比的半圆形，朦胧的山峦、清晰的楼幢、宽敞的大马路、绿地……尽数被彩虹圈罩住，此时街灯闪烁，车辆龟行，恰好一列轻轨列车缓缓驶过，组合成一幅活动的精美绝伦的画图。整片天空呈淡淡的绛紫色交织着桔黄色，彩虹倒被模糊了七彩的本色，望彩虹不是远眺更似盯着看，渐渐地，彩虹的外沿出现一条色彩反向的“副虹”——霓，一虚一实相映成辉，约摸二、三分钟，虹霓渐渐退隐，绛紫色桔黄色的天空也渐渐还原成灰褐色。虹霓在都市的傍晚天空昙花一现。接下来微信朋友圈可乐翻了天，全市城乡各种角度和构图的图片视频霸屏。偶现的彩虹释稀了人们因生活工作而郁积的情绪。

彩虹终归会化为乌有的。虹霓是常见的自然气象，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光的折射形成的，只要天空有水雾并遇到适合的阳光便能形成，细小的水珠将自然光七种原色光离析出来，便是七彩之虹，虹经反射便成霓，这是形成虹霓的机理。正所谓风雨之后见彩虹。

虹与雷电风云雨雪日晕月晕乃至缥缈不定的北极光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皆是水汽之子。只是彩虹因美丽祥和而倍受人们的喜爱欢迎。

久违乍现的都市彩虹也撩起我的许多回忆。彩虹就是我的童话。

我第一次对彩虹感兴趣是得知彩虹会“吸水”。我的家乡在楠溪江中游，对彩虹可是司空见惯，一场雨后碧空如洗，一抬头，便发现尚有山霭缭绕的山涧里悬挂着一截七彩分明的彩虹。那年梅雨季节的一天，我们在长河滩林里放牛，突然下了一场暴雨，雨止，山涧里又现一截彩虹，这截彩虹仿佛特别粗壮，一端扎进险岩坑水库一端插进云层……不好，水库里的水会被虹吸光。驼背公对着彩虹说。我们很惊奇，虹会吸水？驼背公说，天上的水也是定量的，如果都只下不吸回去还下不完？所以下多少要收回多少，刚才雨那么大，得多少水？而恰恰吸险岩坑水库里的